

簡介近期實務就政府採購法 「借牌圍標」行為之判斷

林翰緯*

目次

- 壹、前言
- 貳、假設案例：
- 參、就上開「案例一」部分
- 肆、就上開「案例二」部分
- 伍、就上開「案例三」部分
- 陸、結語

壹、前言

民國 88 年間，我國為改變行政機關因缺乏統一之採購法令，以至於辦理採購過程中，爭議叢生之情形，且為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乃制定政府採購法，以便各級行政機關推動各項採購事務時，且於採購過程、履約管理乃至於採購爭議，行政機關有所依據，以符合國際社會規範。故政府採購法第一條，即明確表示「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本法」。

為達上開立法目的，政府採購法明令禁止

廠商圍標政府採購案件，該法除於同法第 87 條設有刑事處罰之規定，並於同法第 101 條規定參與、實施圍標行為之廠商，將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與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故如廠商被認定從事圍標行為，對於廠商後續能否繼續營運影響重大，

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雖就各型態圍標行為均設有刑事處罰規定，然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6 款則分別就「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設有規定，並於

* 萬國法律事務所助理合夥律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

此規範方式，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尚未引入緩起訴相關制度時，固然無輕重失衡之問題，但我國引入緩起訴制度後，即可能發生廠商如從事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從事強制圍標行為；或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陪標行為，經檢察官為緩起訴後，從事該等行為之廠商毋庸被刊登採購公報，但如廠商一旦涉及借牌圍標行為，縱獲緩起訴處分，卻仍一律被刊登採購公報三年之不合理情形。

因上開規定，廠商圍標行為究屬陪標抑或借牌圍標行為，對於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實屬不可輕忽之議題。本文以假設案例，介紹現行實務見解，俾供讀者參考。

貳、假設案例：

案例一：

具投標資格之甲廠商欲參與某機關採購案，甲廠商為避免該採購案因投標廠商不足三家而流標，乃邀請原無投標意願之乙廠商共同參與該標案，並約定由甲廠商得標，但雙方並未約定乙廠商投標之金額。至開標時，因另外第三家廠商之投標金額為最高，甲廠商並未得標。

案例二：

上開案例之甲廠商為協助乙廠商共同參與該標案，由甲廠商為乙廠商準備各投標資料（包含投標金額），並由甲廠商員工取得乙廠商公司大小章後，於乙廠商投標資料上用印，並由甲廠商代乙廠商繳納押標金，最終由甲廠商順利得標。

案例三：

上開案例之甲廠商雖為乙廠商準備各項投標資料，並由甲廠商使用乙廠商公司大小章於投標資料用印，但甲廠商並未代乙廠商繳納押標金，押標金由乙廠商自行支付，最終由甲廠商順利得標。

參、就上開「案例一」部分

一、所謂圍標，即屬「招標方希望透過招標程序獲得產品和服務，而為了提高價格或降低提供給招標方的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本應互相競爭的企業進行秘密勾結¹。而依據 OECD「打擊公共採購領域中串通投標（圍標）之指導方針」，陪標即屬圍標之一種行為態樣，包含（1）競爭對手同意提交高於指定得標者提交之價格。（2）競爭者提交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高價格。（3）競爭者對手提交的投標文件中包含招標方不可能接受的特殊條款²。

二、雖 OECD「打擊公共採購領域中串通投標（圍標）之指導方針」提出上開圍標、陪標態樣，但該方針僅屬例示，司法機關認為圍標、陪標行為之非難性以及違法性，係以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造成假性競爭而影響採購的公平性及採購品質，並不限於上開行為態樣。司法實務認為，倘參與採購投標之各該廠商，無論彼此間是否為關係企業，或各具獨立法人格，只要該等廠商均係行為人能掌控、決策，並於投標時，實際決定以其中一家廠商投標金額略高於另一家廠商的方法，製造形式上價格競爭，而實際上不為競爭，至發包機關誤信所參與投標的廠商間確實有競爭關係存在，破壞招標程序的價格競爭功能，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的結果，即該當採

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的詐術圍標罪³。基此，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乃行為人對參與投標廠商或相關承辦人員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方法，使投標廠商或相關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致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⁴。至於廠商從事陪標行為後，主導陪標之廠商是否順利得標，則僅涉及該罪之既遂或未遂，並不影響罪責之成立⁵。

三、以本文「案例一」之情形，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構成要件為，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同條第六項則規定處罰上開行為之未遂犯。而所謂其他非法之方法，係指同條第 1 項列舉之「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以外之與詐術相當之手段⁶。本案例之甲廠商與無投標意願之乙廠商約定共同投標，以便營造有三家廠商競爭之外觀，甲廠商所為，屬於數家有參與投標之廠商，事先共同謀議得標廠商，並約定其他廠商僅為陪標，而不為競爭，藉以達成形式上有多數廠商投標，實質上屬於假性競爭之情形，而符合屬於第 87 條第 3 項之構成要件所定之其他非法之方法。至於甲廠商雖因第三人投標金額較高，最終並未由甲廠商得標，而未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然該不正確結果發生與否，僅屬於甲廠商是否構成該條既遂或未遂之問題⁷，甲廠商仍會因前述與乙廠商共同謀議由甲廠商得標之行為，構成第 87 條第 3 項之未遂犯。

四、至於同法第 87 條第 4 項「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其構成要件乃行為人主觀上有「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之意圖，並實施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之行為。由於甲廠商雖與乙廠商共同謀議由甲廠商得標，但因雙方並未約定乙廠商投標金額為何，故雙方並未約定乙廠商如何不與其進行價格之競爭，甲廠商所為，不符合政府採購法所定關於合意圍標罪之主、客觀構成要件。

肆、就上開「案例二」部分

一、就案例二之情形，應討論者乃甲廠商從事案例中之行為，是否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之借牌圍標罪。所謂借牌圍標，原係指不具投標資格之廠商，為達圍標之目的，借用其他廠商牌照進行圍標，以逼退或勸退其他投標廠商為手段，借以收取費用，或在得標後再轉包牟利⁸。然政府採購法訂定時，並未就此種借牌圍標之行為設置刑事處罰規定，當時司法實務認為，修法之前，如參與投標之廠商本無投標之意思，僅為陪標而容許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因該出借名義之廠商本身並無參與投標或競價之意思，行為人並無促使該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競爭之決議之可言，該廠商並非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規定之客體，不能依據該條規定處罰⁹。

二、為防止廠商藉由此利用借牌方式侵害政府採購程序之公平性，政府採購法於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增修第 87 條第 5 項：「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 三、對於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之行爲，政府採購法於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亦規定「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即屬不良廠商，機關發現廠商有上開行爲時，應將該廠商刊登採購公報。是以，如借用他人名義之廠商本無投標資格，可適用同法第 87 條第 5 項以及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等規定，固無疑問。但如借用他人名義之廠商具有投標資格，而以他人名義與自己共同參與標案時，此借牌陪標之行爲，是否應同樣認定屬於爲借牌圍標，而應依據上開二項規定，認爲從事該行爲之廠商，應受刑事以及行政之處罰，近期不同之司法機關有不同意見。
- 四、最高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808 號判決指出「又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並不以行爲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爲要件，亦即立法上並未將借用人作有無投標資格之區分。申言之，無論借用人本身是否具投標資格，其如爲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參與投標者，均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確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之立法目的，因此借用人本身無論是否具投標資格，均應作相同行政管制，方符合立法之目的。蓋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將造成假性競爭，影響投標公正性，自有礙政府採購法確保公平、公開目的之達成，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投標資格，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在上開條款所稱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規範之範疇。因此，上訴人主張：政府採購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適用，須以不具資格廠商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爲要件，本件借用人金航公司係屬有資格參與投標之廠商，應無該款適用餘地云云，亦不足採。」該判決認爲，無論借用他人名義之廠商有無參與投標資格，均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適用，行爲人不得以自身有投標資格，抗辯不適用上開規定。

- 五、然而，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4735 號刑事判決則認爲：「政府採購法於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增修公布第 87 條第 5 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在實務上，借用他人名義投標，大致可分爲本身具有投標資格之廠商，擔心投標廠商不足 3 家，爲符合同法第 48 條規定須有 3 家以上之合格廠商投標，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以及本身不具投標資格，單純爲取得標案，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則上開規定規範之對象是否包括以上兩種情形？依增訂的立法理由僅提及係爲處罰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行爲人，並未指明欲規範的對象。然修法過程中，於 90 年 10 月 8 日委員會審查時，主管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指出：此次修正『在防弊方面，增列中央及地方機關得成立或指定代辦採購機關之規定；增列禁止假性競爭行爲（例如陪標〈按即投標者邀請其他具有投標資格之廠商參與投標，以製造假性競爭之情形〉）之規定；另強化對不法行爲之處罰，包括擴大處罰圍標、綁標之適用對象

及適用情形；借牌投標及出借者將被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語（見立法院公報第90卷第49期委員會紀錄第166頁）。而所增列的三種違法行為類型，即禁止假性競爭行為（例如陪標）、擴大處罰圍標、綁標之適用對象及情形，以及借牌投標及出借者將被處以刑罰。對照該次增修內容，尚包括同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第87條第5項及第88條第1項等規定，其中第50條第1項第5款為防範假性競爭行為（例如陪標）之規定；第88條第1項則係處罰綁標之規定，可見第87條第5項的立法原意應係為處罰借牌投標及出借者之規定，而非處罰陪標之規定。再就文義解釋而言，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前段之法條用語係：「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而非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陪標』」，更可見立法者欲規範的對象應係本身不具投標資格，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情形。至於本身具有投標資格，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即陪標），涉及圍標之情形，已破壞政府採購程序之市場競爭機制，應適用同條第3項規定處罰，並非本條項欲規範之對象。」是以，該判決參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五項之立法過程以及其法條文義後，認為如行為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係為符合同法第48條有關須有3家以上之合格廠商投標規定，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即陪標），並無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五項之適用。

六、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以及101條

第1項第1、2款之文字，係「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則上開規定之行為態樣既屬相同，且均未明文規範借牌「陪標」之行為態樣，如僅因行為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而區分是否對於行為人同時課予刑事責任與行政罰（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抑或僅課處行政罰，似已逾越文義解釋之範圍，亦不合整體政府採購法體系解釋之結果。

七、尤其，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係規定廠商犯87條之罪，經一審為有罪判決，機關方可將該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故縱然廠商因借牌圍標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如該廠商獲得緩起訴處分，未經一審為有罪判決，則該廠商即未構成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之要件而無須刊登採購公報。由此可知，立法者係認為借牌圍標如情節輕微，行為人未受刑事一審判決有罪時，即毋須將該行為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此觀同法第103條規定「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即可之立法者係將違反同法101條第1項第1、2款與違反同法第87條之情形課與相同程度之處罰。準此，如機關認為該廠商於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而未受第一審有罪判決後，機關仍可依據同法101條第1項第1、2款將涉及該行為之廠商施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三年之處罰，此結果顯有違反比例原則、輕重失衡之疑慮。

八、以案例二之情形而論，由於甲廠商本具有投標資格，甲廠商取得乙廠商公司大小章後，於乙廠商投標資料上用印，並代乙廠商繳納押標金之行爲，構成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808 號判決所指「借牌圍標」行爲，應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等規定，將甲廠商刊登採購公報三年。然如參照上開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4735 號刑事判決之意旨，因甲廠商本身即具有投標資格，甲廠商係基於符合合同法第 48 條規定須有 3 家以上之合格廠商投標，而借用乙廠商名義投標情形，並非合同法第 87 條第 5 項所處罰之陪標行爲¹⁰。

伍、就上開「案例三」部分

- 一、案例三與案例二所述事實之差異，乃是押標金是否由欲借用他人名義之廠商所提供，抑或由被借用人自行決定。如被借用人雖無得標意願而出借其名義，但仍自行處理提供押標金事宜，則被借用人所爲究竟屬於陪標或出借名義投標，即有疑義。
- 二、就此，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600 號判決認爲：「陪標與出借名義投標二者之差異，乃在於陪標者，係在湊投標家數，本人雖無得標意願，但確有參加投標（押標金、標單自行處理）之情形，而出借名義（含證件）則是本人未參加投標（押標金、標單非自己處理），而將名義（含證件）出借給他人投標。而原審依本件上訴人之代表人林洽權於刑事偵查供述，而認定爲上訴人、阜豐公司、郁侖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阜豐與郁侖公司的投標資料，均由上訴人公司的員工準備，阜豐與郁侖公司並無投標之真意，且該公司員

工根本未從事投標之準備行爲，依其行爲外觀顯示是負責人林洽權代表阜豐與郁侖公司將名義（含證件）出借給上訴人，亦由上訴人借用阜豐與郁侖公司名義證件，並由上訴人人員處理阜豐與郁侖公司之投標文件，阜豐與郁侖公司並非陪標而係上訴人借用他人名義投標甚明。」

- 三、依據上開判決意旨，如被借用人除提供名義外，並由借用人代其處理所有投標事宜並爲其提出押標金，則該行爲構成出借名義投標。反之，如出借名義人雖無得標意願而提供名義予他人投標，並由他人準備投標文件，但如仍由出借名義人自行處理押標金事宜，則未符合「押標金、標單非自己處理」之出借名義構成要件。以案例三之情形而論，縱認爲應採前述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808 號判決之標準（即無論借用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均可爲「借牌圍標」行爲之處罰對象），而認爲甲廠商符合「借牌圍標」行爲之借用人資格，則因乙廠商於該案例中，係自己支付押標金，並非由甲廠商代爲支付，故甲廠商雖使用乙廠商公司大小章於投標資料用印，該案例仍未構成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600 號判決所指出借名義投標之情形¹¹。基此，甲、乙廠商僅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規定，並未違反同法第 87 條第 5 項規定。

陸、結語

本文藉由上開案例之說明，介紹政府採購法於 91 年修法後，司法實務對於借牌圍標行爲態樣是否構成刑事處罰或同時構成行整處罰之見解。因該次修法，並未一併於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區分陪標與借牌投標行爲

之不同，導致借用本身具投標資格時，如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是否構成借牌投標，或僅構成陪標，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持不同意見，進而導致行政機關於處理此類案件時，面臨採用何法院之意見為妥之困擾。對於廠商而言，更面臨經刑事程序而同意向公庫支付相當金額以換取緩起訴處分後，尚可能遭被刊登採購公報三年之嚴重處罰。準此，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2款，如能予以修正，明文規定以不具投標資格之人為處罰對象，應可避免上述因規範不明確而爭議頻發之現況。



《註釋》

1. 工程會網站，「打擊公共採購領域中串通投標（圍標）之指導方針」，<https://www.pcc.gov.tw/DL.aspx?sitessn=297&nodeid=2713&u=LzAwMS9VcGxvYWQvMjk3L2NrZmlsZS80NmZjNzVjOC03YzU4LTQ0ZmUtOTNhMC0wZjhkMTQzYmE3OWQucGRm&n=T0NFROWcjeaomeato%2BmrIDNFTkQucGRm&icon=.pdf>
2. 註同上。
3. 謝哲勝、李金松，政府採購法實用，2017年1月初版，第589頁。
4.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818號刑事判決。該判決並特別指出，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四項（與九十一年二月六日修正前內容相同）規定：「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其所謂「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之「廠商」，係本罪行為之客體。如投標之廠商本無投標之意思，僅為陪標而容許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因該廠商並非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之被害客體，自不能以該罪相繩。
5.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即指出，「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為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所規定；同條第6項並罰其未遂犯。廠商於投標前基於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罪目的，合議不為競價，營造係不同廠商競標之假象，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縱因無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決標結果，然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仍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甲、乙關聯廠商之代表人既以合議不為競價之假性競爭方式，分別以甲、乙廠商參與採購案投標，雖開標結果為流標或未得標，彼等代表人仍應成立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犯，而非不能犯。
6. 同上註4
7. 詳參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754號刑事判決
8. 前揭註3，第588頁。
9. 詳參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刑事判決：「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四項（與九十一年二月六日修正前同法第八十七條第四項之規定相同）規定：『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

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之處罰，其所謂『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之『廠商』，係本罪行為之客體。如投標之廠商本無投標之意思，僅為陪標而容許他人借用其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因該廠商並非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之被害客體，自不能以該罪相繩。故在九十一年二月六日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五項修正公布生效前，若行為人僅係單純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之行為，則出借名義或證件之『廠商』，本身既無參與投標或競價之意思，行為人自無使該『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競爭決意之可言，不得依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處罰。至行為人是否該當於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聯合行為，係另一問題。此觀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九十一年二月六日修正前亦同）就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已，對該借用他人名義、證件投標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證件參加投標者，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

10. 如採最高法院此判決見解，甲廠商未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之借牌圍標罪，但甲廠商既與乙廠商約定陪標，甲廠商所為，仍可構成同法第 87 條第 3 項有關以其他非法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罪。惟如甲廠商就該罪獲得緩起訴處分，則甲廠商之借牌陪標行為，應不構成違反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行為，而無須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三年之處罰。
1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285 號判決亦認為：「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2 款規定：『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加投標、訂約或履約者。』，均規範『借用』之情形，只是規範借用人與被借人不同對象而已。因此，該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係指被借用名或證件之廠商原無投標之意思，而明示或默示同意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不為價格之競爭，以達使借用之廠商或其他定廠商得標之目的（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377 號、94 年度判字第 286 號判決意旨參照）。其要件須具備：（1）廠商本無投標之意思；（2）他人有向本人借用名義或證件之事實；（3）他人以本人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故不論該借用之廠商本身是否具備投標之資格（目前實務及學者通說均認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不以行為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為要件，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808 號等判決意旨），仍須有借用名義或證件之事實，始符合上開要件。若廠商真意為無得標意願之『陪標』，然在表面上該廠商仍有投標意思，且以自己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並無借用名義或證件之事實，即與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不合。蓋『陪標』者，係在湊投標家數，本人雖無得標意願，但確有參加投標（押標金、標單自行處理）之情形；而『出借名義（或證件）投標』則是本人未參加投標（押標金、標單非自己處理），而將名義（含證件）出借給他人投標（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600 號判決參照）」